

# 流沙梦里两昆仑

## ——玄奘取经东归长安最后路段考察记

冯其庸

我是1986年秋天第一次到新疆的，那是应新疆大学的邀请去讲学，讲学结束后，我考察了吐鲁番的高昌、交河古城，还到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到了火焰山。之后，20年间我陆续去了吐鲁番6次。根据高昌王麴文泰对玄奘法师的大力资助，我称吐鲁番是玄奘取经的第二个起点。那次，我又游览了天山的天池，考察了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遗址和新发现的西大寺。这几处的考察，已经使我感到了眼前的这片天地充满着神奇，充满着历史文化的气息。

在临回北京之前，我又去了南疆，到了库车。我是特意坐长途汽车去的，这样可以多看到一些当地的奇山异水和特异的民族风情。这次南疆之行，更使我的首次西域之游具有了神话般的色彩，那两山夹峙一道崎岖曲折而又尘土蔽天、烈日炎炎的旱沟，我称它是旱三峡，那开都河上玄奘渡头的落日余辉，那龟兹国昭怙厘寺遗址上用白灰写的“女儿国”的字样——这个寺庙现存的遗址与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的记载还依然相符。龟兹盐水沟古道是玄奘当年的取经之路，两边的奇山异水，使人如进入刀山剑林，尤其是路北一望无际的群峰，远看真如万刃刺天。光是库车这一块地方，20年间，我前后去了6次，我也常常梦见这片神秘而奇妙的山水。

我3次上了帕米尔高原，每经卡拉库里湖，总要在湖边停留多时，仰望着世界高峰慕士塔格峰、贡格峰、贡格九别峰峰头的万年积雪，我仿佛从现在一直看到了远古。特别是那徙多河的滚滚急流，使我想到了玄奘法师曾多次提到它，因而也使我感到我的眼光似乎与玄奘法师的眼光汇聚到了一处。特别是我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终于找到了玄奘法师取经东归入境的山口古道，仿佛感到我是踏着法师的足迹走的，在我的心头似乎出现了我与玄奘法师千载相隔而又相通感应。2005年8月15日，我

与喀什市政府、中央电视台在明铁盖山口为玄奘法师立东归碑记，16日，我又与大家一起经历特殊的艰险，穿越一道道山溪急流，终于找到了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公主堡。紧贴公主堡就是一条由明铁盖山口下来的蜿蜒曲折的羊肠古道，据路过的牧民讲，这是自古以来的瓦罕通道，从而使我恍然大悟，玄奘法师当年回来是从这条古道下山因而路过公主堡的。而原先我们上明铁盖的山道，虽然也是通向瓦罕的，但这是今人开的新路，不是当年的古道。

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从库车穿越原始胡杨林到塔里木河边，胡杨的千姿百态已经使我惊心动魄了，而站在滔滔的塔里木河的岸边，远望对岸，烟水苍茫，我第一次看到这条世界闻名的内陆河的真容。当我回程复出胡杨林时，汽车熄火了。这时在林子等待我们的一群维吾尔青年，在林子里埋了大锅，为我们煮了一锅羊肉，还有大如铜锣的馕，这是我们早晨刚进林子时带路的维吾尔老乡用维吾尔语嘱咐他们做的。这时月亮已高悬中天，清丽的月光，透过树梢，洒落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满脸满身尘土，围着大锅席地而坐，吃着鲜嫩的羊肉，吃着大块的馕，真正感到了一种饱食诗意的异域风情。环顾四周奇形怪状的胡杨树，我似乎是在神话的世界里。这夜，我们只好在抛锚的汽车里坐卧，一直到天色微明，才由部队搜索到接了我们回去。

还有一次是在和田的中秋之夜。我原先是在洛浦过中秋，酒未及半，忽然和田的维政委来电话，要我一定回和田过中秋，于是洛浦的来政委说，你要回和田过中秋也可以，各过一半，但你必须留下一首诗才能走，我被逼无奈，只好随口吟了一首诗，诗说：

万里相逢沙海头，  
一轮明月正中秋。  
殷勤最是主人意，  
使我欲行还又留。  
吟完了这首诗，我就与和田史

专家李吟屏一起到了和田，路上当头一轮皎洁的月亮，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起伏无尽的沙浪和沙山，真使我感到不知今夕何夕，甚至使我幻觉得我或许是与张骞同来西域的。

到了和田，满屋的旧友，满桌的瓜果酒菜，真是兴高采烈，使我不得不开怀畅饮，当时我身体很好，我是能豪饮的，在那样的气氛下，即使不会饮酒的人，也不免要喝上3杯。和田最闻名的是美玉。维政委是识玉专家，他竟当场拿出一块约6寸长、4寸宽、3寸厚的大绿玉来送我，作为今夕之欢的纪念。他说，这是真正的昆仑之玉，你不能不赋诗。我趁着酒兴，也随口吟了一首：

胜浩叹。我们进入了罗布泊，实际上就是进入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早已干涸的大海，我们是在没有水的海底行走，那干涸的海底，形态各异，色彩斑驳，有的地方如龟裂，有的地方如鱼鳞，有的地方被落日的余辉渲染后发出火焰似的红色，远望好像是地火在燃烧。我们路经一处，立着许多石碑，是以到过此地的人立的纪念碑，我们在此停留拍照，然后继续前行，到傍晚，我们就在罗布泊南端宿营。大家经过一天的疲劳都已进入梦乡，我思绪万端，独自一人走出营帐，环顾四周，只是茫茫无际的一个大圆圈，而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却亮得出奇，大得出奇。



玄奘西行往返路线示意图 (编辑部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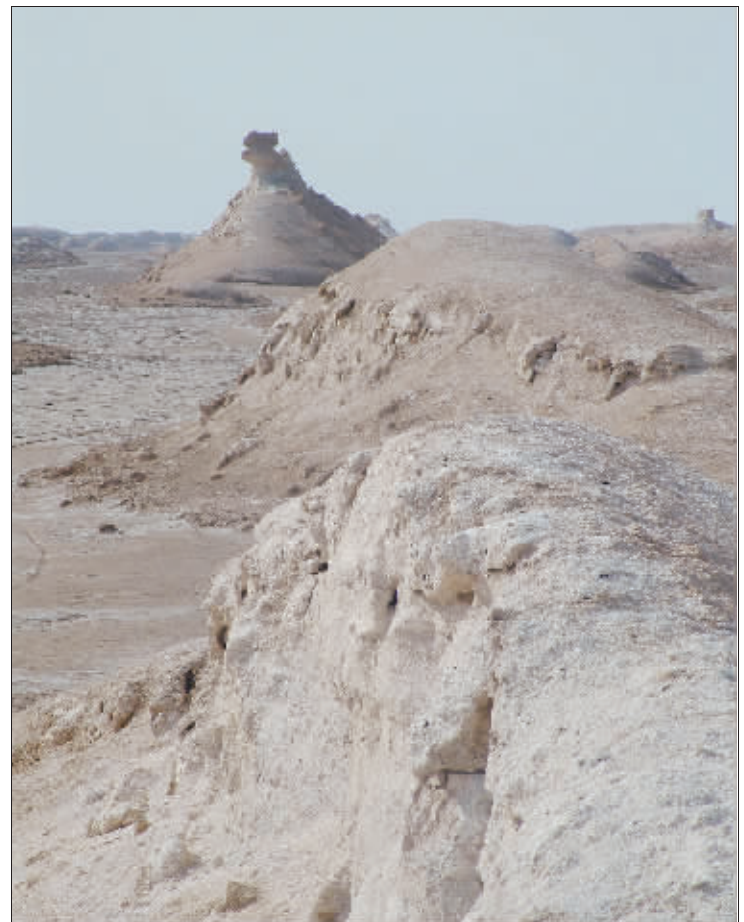
库车盐水沟古道



楼兰古城遗址



龙城



白龙堆

与君相见昆仑前，  
白玉如脂酒似泉。  
殷勤最是主人意，  
使我欲行还又留。  
吟完了这首诗，我就与和田史

末两句是记我们已约好的明年一起骑骆驼到沙漠深处的尼雅遗址去，因为这是玄奘法师到过和记载过的地方。

我的西域之行最难忘的是2005年的罗布泊、楼兰之行。当年我已虚岁83岁了，但我曾多次说过要去罗布泊、楼兰。苍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得到机会了，我与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借助新疆部队的协助和多位专家的指导，终于从2005年9月25日开始罗布泊、楼兰之旅。我们先到营盘，这是汉唐以来出玉门关通往西域的一个军事经济交通重镇，现在古城还完整地环立着，在它的旁边是耸立的佛寺遗址和比连的墓葬遗址。那些被盗墓人挖掘出来的散乱的白骨，随处可见，特别是我见到一个小孩的骷髅，前额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痕，它为我们留下了古代战争的遗迹。

第三天，我们就从米兰进入，直去罗布泊。米兰是我上世纪90年代早已去过的地方，但现在已经完全不认识了。早先茂密的红柳沙包，把一处处古代遗迹密密地掩护着，进入米兰，如入灌木丛林，现在却是茫茫一片沙丘，一根红柳也找不到了，所有的遗迹都呈现在眼前。仅仅十年来的间隔，已是如此变化之大，正是沧海桑田，令人不

因为罗布泊已是大漠，无一点水汽，所以天空特别明净，而周围沉寂得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奇干，连一个虫子都不能存在，所以没有任何声音可以供你感受。我于此时，似乎真正体会到了佛家所说的“寂灭”。

第二天我们一早起程，汽车整整走了一天，从南向北穿过罗布泊，靠近楼兰的18公里，竟走了5个小时，汽车的颠簸，无法加以形容。到暮色苍茫的时候，我们到了楼兰“城”外，这里已是罗布泊的北端，城早已不存在了，但还有残余的城墙可见，大家忙着扎营，一部分人已早早地跨入沉睡在暮色中的楼兰遗址了。我因为一天的劳累，加之暮色很重，实际上已经看不见了，所以我就在营帐里休息，赶写了一天的日记。到了半夜，我习惯要起来，我也特别喜欢夜的宁静和月色的皎洁。楼兰之夜是我一生中难得的，所以我走出营帐，趁着皎洁的月色，走到了楼兰外围的铁丝网前。此时楼兰遗址上高耸的佛塔，全世界闻名的楼兰三间房，还有残存的建筑构架藉着明丽的月色，都一一进入了我的眼帘。我徘徊在楼兰城外，沉思着千年往事，面对着楼兰古城的憧憬夜景，我感到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谜，要我们去破解、回答。我面对的不仅仅是古楼兰的遗址，而是一部还没有完美答案的大书，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团。我在沉沉夜色中，沉思着楼兰的往事。

第二天，大家一早就进入遗址，我也与大家一样，面对着周长1公里、总面积10万多平方米的遗址，我的镜头对准着佛塔、三间房、建筑构架等标志性遗存，尽情地拍摄。我一直走到三间房墙边，知名考古学者王炳华告诉我，著名的“李柏文书”就是在这三间房的墙缝中发现的。我也想到了楼兰文书中“丝四千三百六十六匹”的简牍，可见当时丝绸贸易之盛。我还想到从书法的角度看，这些汉文简牍，使我们看到了汉晋人的书法真迹和书法风格。从楼兰残存的建筑木结构，可以看到有一部分构件上还刻有精致的花纹，有些构件还依然被当年的卯榫紧紧地连接着，未曾散架。这不由得使我联想到楼兰盛时大兴土木的盛况。

我们在楼兰遗址上还看到大批破碎的瓦片和陶片，仿佛是一场劫难刚刚过去。楼兰，给我看的和想的太多了，我不停地为它陷入沉思。当晚，我们仍宿营楼兰，10月3日清晨，我们去龙城，这更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从龙城我们又经白龙堆、三间房入玉门关。当我们进入玉门关的时候，刚好遇到太阳下山，那火烧一样通红的落日，把玉门关渲染得像胭脂一样鲜红，我真正看到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丽河山。

我们这次大漠之行，是为了确证玄奘法师到达于阗后东归的路线。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法师到达于阗后，其东归的路线是先经

尼壤（今尼雅），再东行入大流沙（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再东行至沮末地（今且末），再东北行至纳缚波（今罗布泊），“即楼兰地，展转至于自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从上述文字的指向来看，很明显他是从尼壤经罗布泊、楼兰而走上东归的大道的。因为在楼兰的西北就是我们前几天去过的营盘。营盘是连接玉门关至西部的一个交通点，至今从营盘向西，直到库车，还有10多座汉代的烽火台，这等于西去的路线。沿此道东南行，经龙城、白龙堆、三间房就是入玉门关的古道，也就是历史上张骞通西域的古道，也就是玄奘法师经楼兰入玉门关的古道，现在则是我们从龙城、白龙堆回来的道路。

所以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根据文献，经实地调查，证实了玄奘从于阗东归路线。反过来说，如果玄奘法师不走此道，那么他何能深入沙漠如此之远，他的指向为什么会是纳缚波、楼兰等地。所以，通过此次大漠之

行，终于确证了这一段长期未能确证的玄奘法师东归的最后路段。

玄奘法师取经路线的探索，是有深厚的学术内涵的，光靠文献的记载而不做实际的调查考察，更不能弄清问题。我现在虽然是文献记载与实际调查结合起来，而且也得出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考察结果，但需要考察调查的何止于此，所以我对明铁盖的调查和对尼壤、纳缚波、楼兰、营盘、龙城、白龙堆、三间房、玉门关的调查，也还只是这项调查的尝试。顺便还要说一点，玄奘出玉门关是唐玉门关，其地址是在今安西的双塔堡，现在已被埋入水库。但玄奘回归所进的玉门关，却是现今矗立在沙漠里的与汉长城连成一体汉玉门关。因为这是张骞通西域的古道，也是从西域回归的必经之道。这一点，也可算是这次调查的意外收获。

2009年8月20日改定于京东石破天惊山馆  
(本版图片由冯其庸先生提供)



库车苏巴什石窟



2005年8月15日，冯其庸先生(左一)在明铁盖达坂山口为玄奘取经东归古道立碑



卡拉库里湖和慕士塔格峰